

茶园杂记

任孟春(景宁)

晚饭后,同事李统要开车去梅岐茶园帮助接送摘茶人,我决定一同去看看。那茶园是我六七年前负责项目种下去的,种的是惠明白茶苗。如今茶园已成型产出,而我一直都没空去看看。

到了茶园,采茶的村妇已陆续回来。茶园负责人梅岐村书记陈思铨在那称重,帮工曹汝宏帮忙计算和付钱。茶青采费25元一斤,我看了下,采茶村妇日收入多为100多元,最多一位是200多元。陈思铨等一会要将茶青集中后送到县城的茶厂去,卖价为30元。这个差价可以说陈书记是没有收益的,也就抵个路费,但村民每天可以收入两三千,这是乡域内村民比较固定的收入。我也一直敬佩陈思铨的为民情怀,为民增收毕竟也需要付出私人时间和个人精力。今年天气异常,按往年,清明前后二十多天应该是产茶的高峰期,但今年清明前茶叶已长成大芽,明前茶已不稀奇。

我没有再陪他们收茶,而是一个人顺着硬化了的机耕路向茶园深处走去。远远望去,一垄垄墨绿的茶树,树顶上那一个个白点点就是茶芽。如果细看,说白色也不对,应该是白中带着些许黄,又透着丝丝绿。这是白茶后期的特点,梅岐海拔较县城要高,所以白茶品质好。

在茶树刚种好我去验收时,成活率还挺高的。后来我工作调动去了别的乡镇,茶园有些失管。前年,乡里正好分配有茶叶专业的科技特派员——中茶院的焦佳老师,通过技术手段对茶园进行改造,使其恢复了元气。去年九月,我又调回梅岐,与焦老师见过几次面,他茶叶种植知识和经验丰厚而新颖,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喜欢向他讨教制作茶叶的方法,只是遗憾每次会见都匆匆忙忙的,无法细聊。我一直很好奇他一个东北人,怎么会选择一个南方人才更容易接受的茶叶专业?

如今的茶叶虽然有些地方稀疏,但整体长势很好。

我还看到了茶园中的两棵柿子树。在种茶之前,这一片曾经是甜柿基地,后失管荒废。在改种茶叶时,应该还有七八棵成活,我让他们把成活的柿树保留下来。但现在只剩两棵柿子树,一棵在一块茶园中间,长得茂盛,叶腋已分明可以看到花骨朵,看来今年会有柿子产出。

我甚喜欢站在高处看。山下就是梅岐村,有树和矮山的遮挡,不能看到全貌。山上的右边是留钱村,整村坐落在一个山谷中,安安静静样子。

两条路之所以没有连接起来,是因为茶园另一边是梯田(茶园也是梯田改造的),虽然已有部分抛荒,但今年按上级要求复垦,两条公路可以连接起来。但那梯田——我们称为留钱梯田也算是一片景点,中间横出一条路来会不会影响整体景观,这些都是我们基层干部不得不认真考虑和仔细论证的地方。

留钱村下边有一片风水林,主要是苦槠树,现正开花——满树白色的繁花,看着小小一片,其实走入其中还挺大的。秋天的时候,附近的村民就会蜂拥去那里拣苦槠果实,回家做成苦槠豆腐。风水林其实不止于苦槠,还有松树、杉木、浙江樟,我还清楚记得其中有棵苦槠枯败后,有松树从那树洞落地生根,现在已长成浑然一体,仿佛嫁接上去一样。

茶园野菜很多,我看到了鱼腥草、紫菀(苦娘头)、白花败酱(苦益)、商陆、糯米条(猪儿菜)、马兰(水苦益)、牛繁缕(鹅肠菜)、鼠曲草(蓬),当然还有我现在没看到的蕨菜、紫萁、小根蒜、泥胡菜……茶园刚开发出来的时候,周末值班我就会带着妻儿到这里挖野菜。

我回来时,采茶村妇已走光,陈思铨留下等我。我帮他们装好茶青,挥挥手让他们开车走了。我呢,已看到几棵刚开花的厚朴,我摘下一枝,两面有两朵花——一朵刚开花,一朵还是花苞。我扛着一大枝花,顺着茶园边上的小路慢慢的走回去,可以细细地闻着那茶叶的清香。

好溪的九朵浪花

丁晓东(缙云)

文学和青春,似乎总是成双结对;文学是激情的分泌物,而青春又盛产激情。多少年了,那些由青春陪伴过的长夜,那些源于激情的碰撞,那些对一切美好的憧憬,都曾经伴随着我们一起站在青春的浪尖,向未来出发。

1984年9月,缙云中学的校园又开始热闹起来。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上午,刚刚把我姐姐送入北大中文系的潜问根老师笑咪咪地问我:“你是否也像姐姐一样喜欢文学啊?”我说:“喜欢啊,可惜学校里没有文学社。”我知道潜老师曾经在担任姐姐班主任时组织过一个石笪文学小组。“那你可以找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起来啊?”于是,我和潜老师找了不同年级写作不错的九个同学,聚到老教学楼二楼潜老师办公室,讨论成立文学社事宜。成立文学社,总要有个名字,我提了个建议:我们的母亲河是好溪,我们九个人就如同文学长河里的九朵浪花,那就叫好溪浪文学社吧。于是,缙云中学第一个文学社,也是缙云县第一个文学社团“好溪浪文学社”就这样成立了,并创办了文学刊物《好溪浪》,我成了第一任社长。后来,“好溪浪”逐渐扩大,引领并带动了缙云学生文学社团的蓬勃发展。

好溪浪,有水平如镜的平静,有连绵诗意的涟漪,有激情澎湃的波涛……好溪浪不断壮大,一代代浪花们伴随着潮起潮落,花开花谢,守候着青春最美好时光。他们积极向上,放飞自己的

处州宴客(外七首)

郑晓峰

客至莲城问才俊,呼儿上酒共聆听。
刘基督出石门洞,思退题名处士星。
何澹心归通济堰,汤公情定牡丹亭。
风流笔墨俱往矣,更待新人留史青。

回乡偶书

回乡又遇斜杨柳,我沐残阳你浴秋。
江水清清风瑟瑟,匆匆一梦少年游。

去年大雪日洪大来我家做客杜撰

去年来做客,暴虎宴冯河。
白笋东坡肉,红糟油菜锅。
抚琴如梦令,舔笔定风波。
豪饮三杯酒,互称千次哥,

执行人

唇抿梨窝陷,眉舒新月翻。

欲言还掩笑,笑罢又无言。

茕茕的芋

红尘十万钱,如梦又如烟。
不若三分地,青灯小粉箋。

车盘坑赏春又雨

挑荠菜,买烧鹅。偷奔驰岁月,携友共蹉跎。
今宵春雨梨花落,明日东风诗酒歌。

千万不要

新雪不如老梅嫩,春香还是蕙兰真。
皑皑过后重重绿,快马东风选错人。

中秋

中秋好,最忆是黄昏。月未升时人聚了,爷爷搬凳我驱蚊。一片火烧云。

越过那道墙

潘昱成(莲都)

院子东边有道墙。

其实既然是院子,就应该是四面被墙围起,但老屋不一样。西南两面是老屋本身,北边是高高的大铁门,只有东边才是道瓦石砌成的墙。大铁门也算不上多高,一个成年人半举起手就能提开那些复杂的拉环,但对于当年的我来说,实在是太高太高了。何况,拉开大门会发出很大的动静——而我要干的事,只能偷偷摸摸的。

我想要逃离这个家,就像一只獾。

是什么时候产生这个念头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我就是烦。我烦这个院子,烦这个院子里的人对我的管束,他们总以为我生活不能自理,什么事都要包办。我经常走到东边那道墙边去,这是我逃离这个家的唯一途径。我常常抬起头看着被那道墙开膛破肚的天空,乱想。

有一次,我差点就成功了。那回,我单脚踩着旁边的水泥袋,一只手攀缘在墙上,稍一用力,

身子顿时就爬上了半截儿。眼看就要出去了,奶奶却突然嚷着跑来:“乖孙,你要玩别爬上去玩啊!太危险了。”于是,只得作罢。大人真讨厌。

后来,机会终于又来了,奶奶住院了。听说不是什么大病,我也就没在意。连夜,我一直熬到月明星稀,才小心翼翼地到院子里。出奇地顺利,没有人阻拦,我还是单脚踩着水泥袋,手扒住墙头,一鼓劲儿,人就骨碌一下翻出了院子。在屋外绕着墙走,到了大门附近,我突然看见行道下站了个人,是父亲,在打电话。我猫在夜色里,偷听——“……咱妈的病好点了吗?今天忙了一天了……嗨!我那小子明儿还要上学,先不去看了。我去陪陪吧!”父亲的声音在夜色里显得格外疲惫。我突然觉得自己太窝囊了,就像一只獾。不知为什么,我又不想离家出走了,溜到东边,又翻回了院子。

但是,心中那道叫隔阂的墙,我已经越过了。